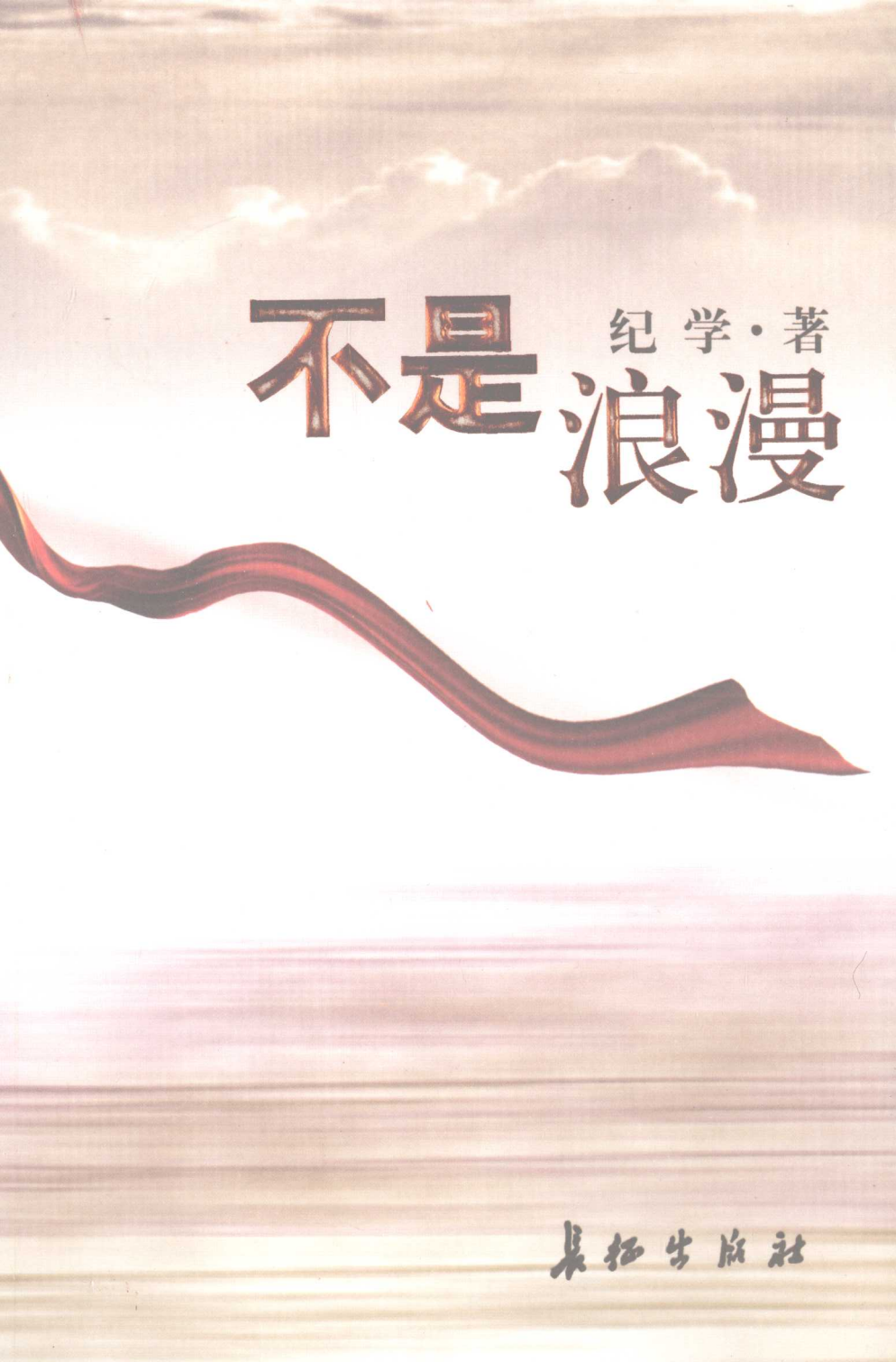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是浪漫

纪学·著

长江出版社

不是浪漫

(下)

纪 学 著

长征出版社

今天清明节，你起床后先看天气。

天空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灰云，因为没有风，好像凝固了一般，把刚刚睡醒的太阳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，它明亮的光线无论怎样用力，也穿透不出来。

“奶奶，吃早餐了！”

听到喊声，你走进餐厅，看到白鸽腰里扎着围裙，手脚麻利地把牛奶、鸡蛋、点心等摆在了餐桌上。

因为是清明节，张嫂前天就回家去给她男人扫墓了，白鸽便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。她很乐意干，而且干得不错，饭、菜都很合你的口味。

像往常一样，你坐到餐桌边，端起牛奶喝了两口，便拿起鸡蛋在桌面上轻轻磕几下，慢慢地剥着皮，目光跟随手指在滑动。

白鸽坐在你的对面。她解下围裙，看着你说：“奶奶，今天天气不太好，还到公园去吗？”

今天到公园去，是昨天晚上看“新闻联播”时定下的。当时，电视上出现了这样的画面：一群外国妇女在长城上参观游览，陪同的中国妇女大约只有三十来岁，却爬得很吃力，总被外国妇女甩在后面。你看了很生气：怎么能这样呢？太有损中国妇女的形象了！中国的妇女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，在任何人面前，都应该不甘人后。你想到你那次陪一个外国妇女代表团的情形，顿时心头涌起一缕豪情满怀的向往。蓦然间，你想再到那个公园去看看。你一说出这个想法，白鸽就热烈响应，说你应该多出去活动活动。于是，当即决定了今天去游那个公园。

听了白鸽的话，你说：“决定了的事，就不要轻易改变，军人嘛，还能因天气不好就不打仗了。”

白鸽迟疑一下，说：“对，风雨无阻！”

“那就抓紧时间，吃了饭就走。”你说。

“去得太早了，公园还没开门呢。”

“早去早回，也免得路上、公园里人多拥挤。”

吃过早饭，白鸽收拾完之后，解下腰上的围裙，说：“奶奶您换件衣服吧。”

你说：“换衣服，换什么衣服？”

白鸽笑了，说：“看奶奶您穿的，军装染成的一身黑色，在家里还凑合，到公园去总要穿得好一点呀！”

你看了白鸽一眼，说：“我就穿这个。”

白鸽跑到你的卧室，不一会儿又跑出来，说：“奶奶，你怎么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？”

离休的时候，张嫂是劝你做几身好一些的衣服，说以后不穿军装了，总得有几件外出时穿的衣服吧？你没同意，说有衣服穿就行了，只要整洁干净。军装不好穿了，就把它染成黑色的穿，这么老了，已过了打扮的年龄。

看到白鸽站着不动，你说：“我这衣服很好，你也穿上军装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你说着抬脚就往门外走，白鸽忙说：“奶奶等一会儿，车还没有到呢。”

你边走边说：“不要车，咱们坐公交车去。”

你们到了楼下，车已停在那里，司机小黄打开了车门，所长刘黎站在车旁，笑着说：“钱大姐，出去走走吧，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，可惜今天天气不太好。”

你转向白鸽，不满地说：“谁让你叫车来的？”

白鸽没吭声，贝贝在她的怀里喵喵地叫了两声。

刘黎说：“当然要坐车去。莫说有车，没车也不能让您坐公交车去，快上车吧。”

“你们非要我坐车我就不去了。”你说着，转身就要往回走。

白鸽扶住你，嗫嚅着说：“奶奶，您别这样。”

去公园是你的突发其想，坐公交车去，也是你的突发其想。

你对刘黎说：“这车是公家的，我在职时坐是工作需要。现在离休了，因公外出可以坐。可今天是去公园里玩，怎么能坐车呢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也不坐这车去逛公园的！”

刘黎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钱大姐，我同意您坐公交车去，不过您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你问：“是什么条件？”

刘黎说：“除白秘书和小黄外，再去一个人陪您。”

你说：“有小黄去就行了。去那么多人干什么，又不是去打架，人越多越好。”

刘黎说：“小黄当然要去，我再另外派个人。您毕竟不是当年的游击大队长了，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这个所长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您老就算是帮帮我好了。”

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我答应你。行了吧。”

小黄将车送回了车库。刘黎去叫来一个战士，就是那天他刚到你家就被你退回去的小李。他走上前向你敬了个军礼，嘴里叫了一声：“首长好！”

你说：“今天咱们一起去公园。”

小李立正说：“是！”

刘黎交待说：“今天由白秘书全权负责，小黄和小李，都听白秘书的。你们三人要绝对保证钱大姐的安全，不能出一丝一毫差错！”

白鸽立正说：“是！”

你觉得好笑。不就是到公园里去走一走吗，竟搞得这么郑重

其事，像当年你派侦察组去搞情报一样，实在没有必要。可你又不好再坚持己见，只得和他们一起朝门外走去。白鸽抱着贝贝和你走在一起，小黄和小李跟在后边。

到公交车站，你们上了一辆开往公园的公交车。

车上人很多，挤得满满的，更不要说座位了。女售票员大概是看到三个军人簇拥着你，特别是女少校还抱着一只猫，便高声说：“请给这位老人让个座！”

一位中年男子把他的座位让给了你。你说声“谢谢”就坐下了，并将贝贝接过来放到双膝上，脸靠着车窗。白鸽和小黄、小李围站在你的旁边。

透过车窗，你看到外面杨树柳树的枝条上挑着一簇簇嫩绿的叶片；花儿有红的有黄的，在绿草丛中显得特别惹眼。因为车在行驶，你看到的树和花都是朦朦胧胧的。经过一个广场时，你看到三五成群的燕子飞上飞下，叽叽喳喳；仰头看去，天上有几只白色的燕子，似动非动，仔细一看，那不是燕子是风筝，在高空里飘飘荡荡。你顺着风筝的方向，找到了放风筝的人，有孩子，也有老者。孩子们蹦蹦跳跳，老者则安然悠闲。不管老人还是孩子，都两只手一拉一放，自由自在。隐约地传来了他们的说话声，朗笑声。其实你听不到，因为离得太远了，你是心里羡慕他们产生的幻听。

车身猛地一晃，汽车在一个站停下。车门打开，有人下车，有人上车，上车的人比下车的人多，车上更拥挤了，你感到呛人的气味钻进你的鼻子。你一手揽着贝贝，另一只手急忙捂鼻子。捂一会儿就感到有些憋得慌，便放开手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
在你前边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其中一个单身，一个手里领着孩子，孩子背着个不大的包，女人不断地叮嘱孩子站稳，别摔倒了！单身女人问领孩子的女人到哪里去，领孩子的女人说去给她母亲扫墓。孩子从小跟着姥姥长大，年年都

去给姥姥扫墓。

今天是清明，张之青一定去看朱胜的骨灰了，姜方一定去给他的夫人乔颖扫墓了。年年如此，今年也不会例外。你的心里掠过一丝惆怅，在心里默念了两句古诗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

不知是因为时间长了，是你的注意力转移了，还是女人的对话触动了你，你觉得不像刚才那样不舒服了，小声问白鸽：“怎么车上大多是女的，男的很少？”

白鸽指指车窗外，说：“男的大多骑自行车，女的不愿骑自行车，或者带着孩子不能骑自行车，只好坐公交车了。”

你朝外边看去，车窗外是自行车的洪流，有年老的，有年轻的，也有一些女孩子。他们两手扶住车把，两脚均匀地蹬着，一个个都匆匆忙忙。你认为他们很辛苦，也认为他们很幸福。有人说，生活是幸福的。为什么幸福呢？就因为忙忙碌碌。如果光吃光玩，不干什么事情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呀！你明知这一切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了，所以就更加羡慕。

汽车继续向前行驶，一直开到公园门口不远的地方才停下。你在白鸽与小黄、小李前后保护下，随着拥挤的人流下了车。贝贝和你一样不熟悉这样的场景，喵喵地叫唤，引来许多人的目光。有个人说逛公园怎么还带着猫，真是的。你听到了这句话，却没看到是什么人说的。

白鸽扶你到一个人少的地方，递给小李二百元钱，说：“你去买票，我们和奶奶在这里等着。”

小李答应一声，向售票处跑去。

你说：“还要买票呀？”

“看奶奶说的，不买票怎么进去。”白鸽说。

你感到脸上有点发烧。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你说：“还是坐公交车好，能看到好多人，听到好多话。”

小黄说：“咱们四个人的车票钱，和开车来的油钱差不了多少。”

你说：“不是钱不钱的事。”

小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，说：“走，进去吧！”

你们经过检票口进到了公园里。公园里的人很多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拥拥挤挤，熙熙攘攘。女孩子们更引人注目。年少的穿着各种颜色、各种款式的时尚服装，一群一伙，无拘无束地说笑着，年大的则挎着男孩子的胳膊，边走边偏过头去亲热地说着什么，别人听不清，也不去听。

你慢慢走着，目光禁不住向四处张望。你看到一对老年夫妇，男人瘦瘦的、高高的，穿一件风衣，戴着眼镜，头发全白了。他身边的老太太，走起路来蹒跚。他们互相搀扶着，一步一步，走得很慢，也在说着什么，和那些青年男女一样，亲亲热热，只是没有青年人的轻盈脚步和脆响笑声。由于只顾看别人，你没注意脚下的台阶，一下踩空，身子一晃，如果不是白鸽和小黄及时扶住你，你很可能会摔倒。

白鸽叮嘱说：“奶奶小心点，奶奶小心点。”

小黄问：“咱们到哪里去？”

你说：“随便走走。”

说是随便走走，其实你的心里还是有目标的，那目标就是你当年陪那个外国妇女代表团在这公园里游览过的地方。那次不但没买票，而且还有公园的领导和导游陪着，处处讲解，随时回答那些金发碧眼女人提出的问题。

你沿着记忆中的路线，从一处走向另一处。进到一个小院内，你的目光落在一幢房子上，眼前出现的情景好像十分遥远又好像就在昨天。讲解员说，这里是慈禧太后曾经住过的地方。此人是清朝的一个太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大权，专横又残暴。

这时有个外国女人说：“太有意思了，在西安我们看过中国仅有的一个女皇帝长眠的地方，现在又看到握有实权的太后住的地方，中国的妇女了不起！”

当讲解员说慈禧太后弄得朝政腐败，清朝就灭亡在她手里时，有个妇女说：“把一个朝代的灭亡归罪到一个女人身上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在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，女人能够维持着专政权力，说明这女人还是很有本事的。”

由此，那些外国女人激烈争论起来，你虽然听不懂她们的话，但看出了她们的见解也不一致。而你自己，从学过的历史出发，认为她们都是坏女人。现在，你觉得对她们的评价确实有失公允。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，男人既把女人当花瓶、工具和玩物，又把女人当祸水，直至把国破家亡的罪责都加到女人的身上，而对她们做出的一切，却视而不见。这就是历史吗？

那时，游人能进到房子里边去，现在这房子被一根绳子拦了起来，人们只能站在绳子外边远远地看。你站在绳子的外边，想到当时的情景，不由得面露冷笑。

沿着一溜长廊，你们走在湖边路上。路是水泥铺筑的，路面很平坦，不用担心会被什么绊倒。你一步一步走着，悠闲地看着。左边是清澄澄的湖水，右边是一座人造的假山，缀满绿叶的树，层层密密地笼罩着，使得整座山就像一团巨大的不动的绿云。

白鸽朝四周看看，说：“奶奶，这里风景好，左边是水，右边是山，身后是掩映房屋的竹树，您在这里照张相吧？”

你说：“带相机了吗？”

白鸽说：“带了，没告诉您，怕您说兴师动众的，不让我们带。”

你笑了，说：“那就照吧，咱们先一起照一张合影，然后再分头照。”

白鸽说：“还是奶奶先照，然后再分别与我们合照。”

你没再说什么，随便往路边一站，说：“来吧，我先开个头，你们再照。”

白鸽把照相机对着你，让你往后站一点，又让你往右跨一步，然后才按下了快门。一道强光，把你的眼睛刺了一下，你忙揉揉眼。你刚要走去，白鸽让你换个位置，接着又给你照了几张，才扶你坐下，说：“奶奶您歇一会儿，看着我们照，然后我们分别与您合影。”

你抱着贝贝坐在一旁，看白鸽先给小黄、小李各照了两张，把相机递给小黄，然后摆姿势让小黄为她照。小黄边按快门边说：“白秘书，真可惜了，你长得漂亮，姿势优美，怎么不去当演员呢？”

白鸽说：“怎么，不是演员就不能长得漂亮了？”

小黄说：“我是说当演员可以成为明星，找个大款什么的当老公。”

小李说：“就凭白秘书的长相和才干，不当演员也能找到好老公的。”

白鸽说：“你们两个找死呀，看我不把你推到水里喂鱼去。”

三个人笑得很响，你也跟着笑起来。有个老妇人从你身边经过，羡慕地对你说：“您大姐真是好福气，看这孙子、孙女多好！”

你没有表示，站起来分别与白鸽、小黄、小李一起照了相。白鸽拦住一个人，求他帮忙为你们照一张合影。你们四个人站成一排，你与白鸽在中间，小黄、小李在两边。那人为你们照完相，把照相机交还给白鸽时，说：“这里是个照相的好地方。”

你心想，是呀，几十年前我和一些外国妇女就在这里照过相。

那些远道而来的女人，非常喜欢这座皇家园林，一个个都被青山绿水吸引住了，不停地夸这是好地方，玩得十分高兴，照了

很多像。

那天的天气很好，湖水清波粼粼，山上绿色葱茏，盛开的鲜花香味浓郁。你和她们一起划船，在船上畅谈妇女的地位，妇女的解放。她们非常羡慕你身上威武笔挺的军装，肩头闪闪耀眼的军衔。交谈时，说到中国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，你举了不少妇女舍生忘死、抛夫弃子的故事，她们一面说太残酷了太无人性了，同时又赞扬你是中国妇女的代表，是一位女杰。你反复说你是个普通的中国妇女，是战争使你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女军人。她们说你太谦虚。你说本来如此。在女权等问题上，你们的分歧很大。她们说服不了你，你也说服不了她们。这时往往哈哈一笑，转而说这天真蓝，这水真绿，这风景真美，就什么都过去了。

在半山腰上的听鹂馆内，你设午宴招待那些外国妇女。餐桌上摆的是这湖水里的鲤鱼，这湖面上的莲子，这湖岸边的香米，来自异国的妇女们吃得很满意，席间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。午宴快结束的时候，一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随访女记者走到你跟前，很恭敬地说：“密斯钱，我能冒昧地向你提一个问题吗？”

你笑着点头，说：“我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。”

女记者很佩服你的开朗，但还是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您喜欢孩子吗？”

你很爽快地说：“喜欢。孩子不仅天真活泼可爱，更是人类的未来，如果没有孩子，人类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吗？大人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使孩子生活得更美好。你说不是吗？”

镁光灯闪了一下，女记者在和你说话的同时按动了快门。接着她又说：“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富有诗意和哲理的回答，您所說的，其实就是人性。那么请允许我再问一个可能涉及您私人的问题，您为什么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？”

当翻译将女记者的话译成汉语送进你的耳朵里时，你的心里

一愣。你没有想到女记者会向你提这样的问题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“要是您不愿意，也可以不回答。”女记者的目光朝向您，有几分戏谑，又有几分挑衅。

你抬手掠掠额前的短发，借以镇静一下急跳的心，然后微笑着说：“这确实是个私人问题。不过我也可以告诉您，在频繁的战争年代，环境不允许我有自己的孩子，等到条件好了的时候，我又失去了有自己孩子的可能性。您是知道的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并不是什么时候想要孩子都会有孩子的。尽管如此，我是不赞成独身主义的，因为那是违反您所说的人性的。”

当时你认为自己回答得很机智。因为你听说过那个女记者提倡独身主义，主张妇女不要结婚，不但发表新闻报道，还写了专门著作，反对妇女因婚姻而陷入感情的羁绊之中而不能自拔，所以你就说了你不是“独身主义者”的话。

女记者也不是个饶人的角色。她又用一句不软不硬的话报复了你：“密斯钱，你虽然不赞成独身主义，但你的行动却证明你是一个独身主义的虔诚实践者。”

你反驳说：“不！按我的理解，女性的独身主义，是自己独身，也提倡甚至要求所有的女性都独身。想想看，所有女性都独身了，所有男性岂不也得独身，那样还有我们上面说的喜欢不喜欢孩子吗？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是一个人生活，但我不希望别的女人也这样，相反，我支持她们有自己心爱的丈夫和孩子。同样，我主张妇女要有自己的权益，可也不是女权主义者。妇女的权益，是和国家民族的权益连在一起的，离开这一点去争妇女的权益，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，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的空谈。”

女记者正想说什么，代表团的团长举起了酒杯，她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做的，你不知道。

后来，有关部门将一张外国报纸转送给你，那上面登了你和

女记者的谈话，题目是《中国女杰谈人性女权》。你找人翻译出来，标题很是吓人，可引用你的话基本是准确的，只是她仍把你称为独身主义者，是你不能接受的，便一笑了之。报纸上还登有一张你的照片，照得不错，神采飞扬，谈笑自如。这张报纸你一直保存着，在那些年被抄家的人抄了去，当作批判你的罪证之一，让你交代对外国人大谈人性、女权，有什么用心？你怎么解释也过不了关。后来，有的被抄去的东西还给了你，那张报纸却再也没有找到。

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，你却没有忘记。此时此刻的旧地重游，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飘起了如烟似雾的细雨，让人感觉不到，也不去在意，直到身上有点潮潮的，白鸽才说：“呀，下雨了。”

你说：“这根本算不上雨。”

你们继续往前走。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，有两辆车在缓慢地行走。一辆童车，里面坐一个穿着漂亮的小女孩，大约三岁左右，推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她们边走边交谈。另一辆是老人坐的轮椅，一位和你年龄差不多的老年妇女坐在里面，推她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，也是边走边说笑。不知老年妇女说了一句什么，逗得小女孩哈哈大笑，银铃一样的笑声传得很远。

一辆童车，一辆轮椅，牢牢地吸引了你的目光，你久久地凝视着那两老两小。一转脸，你看到了走在你身边的白鸽、小黄、小李，耳边响起那个老妇人的话：“您大姐真是好福气，看这孙子、孙女多好！”

当你抬头看看那座被绿树遮盖的山头，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，想到山顶上去看看。那次和外国妇女一起登这山时，她们汗水淋淋，喘着粗气，你却脚步轻盈，如走平地。到了山顶，她们坐下就起不来了，你仍然谈笑风生，引得她们赞叹不已，你自己也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从那以后，你再没有来过这个公园，更不用

说上山了。当你说出想上山时，白鸽立即表示反对，说山太高了，你的身体受不了。小黄小李也不同意你上山。

他们的话是真诚的，目光是纯洁的。你从他们的目光里，却看到了另一层意思：这老太婆难道疯啦，大概忘记自己多大岁数了吧。多大岁数了？不就是七十多岁吗？身体怎么受不了？我就不相信我爬不到山上去！你心里想着，目光沿着那条通往山顶的石阶路望去，眼前又出现了你和那些外国妇女一起爬山的情景。再一看，进门后看到的那对老年夫妇正向山上爬去，背影摇摇晃晃，显得很吃力。不管怎么吃力，他们毕竟在向上攀登。过去能现在为什么不能？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？你心里想着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不愿上，我自己上！”

你说着，一抬脚迈上了那条通往山顶的石阶路。

看到你的这一举动，白鸽急忙赶上来搀扶你，被你赌气似的推开了。她不敢离开，紧紧跟在你的身边，小黄飞快走到你的前边，小李抱着贝贝随在你的后边。白鸽把照相机交给小黄，说：“你在前边，给奶奶照几张爬山的照片。”

你向上攀登，一步一个台阶。开始的几步，你不但感到怎么吃力，还觉得挺轻松的，十多步以后，就感到有些累了。在你的印象里，石阶没有这么多，也没有这么陡，现在怎么这样多，陡得这么厉害了呢？

又爬了一会儿，你感到每登上一个台阶都那么费力，身上潮潮的，腿有点发抖，喘气声也粗了。唉，再也找不回当年那样的脚步了！你心里感慨。

白鸽说：“奶奶，歇一会儿吧？”

你喘着气说：“再爬一会儿。”

小李几步跨到你前面，蹲下身子，说：“奶奶，我背您。”

你挥一下手，说：“笑话，我用得着你背？你让开路，我就不信我爬不上去！”

小李走开了，你踩着石阶继续向上攀登。石阶更陡了，你爬上一阶喘一口气，接着再爬上另一个石阶。你额头上的汗水流到脸上，沁进眼里，有些发涩。你真的想坐下来歇歇，可看到白鸽、小黄、小李他们就在身边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向上爬着。

小黄又按了快门，你挥了一下手，火辣辣地说：“照什么照，你走开！”

终于，你登上了最高的那一级石阶，小黄在前面伸手拉你，白鸽和小李在两旁搀扶你。你刚想说“怎么样，我这不是爬到山顶了吗”，就觉得两腿发软，眼前金星飞舞，天在旋地在转，便猛地坐在了一块石头上。你赶忙闭上眼睛，身上的汗直往外冒，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贴在身上，凉凉的。

贝贝喵喵的叫声，显得那么遥远。

白鸽惊慌地说：“奶奶，你的脸色这么白，不要紧吧？”

小黄把保温杯递到你面前，说：“喝点热水吧。”

小李说：“我背奶奶到山下去，找医生看看。”

白鸽挡开小李，一只手扶着你，一只手攥住你的手腕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们不要动，让奶奶静静地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微风吹来，潮湿湿的，树叶和着鲜花的气味，送进你的鼻孔，沁入你的心脾，清新而温润。你深深吸一口，长长吐出来，感到舒服多了。你在心里责备自己，我这是和谁较劲呢？当你睁开眼，见白鸽、小黄、小李都注视着你，便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白鸽说：“奶奶你可吓死我了！”

这时，有不少人从你们身边走过去，你说：“我记得这上面有座庙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”

白鸽压低声音说：“再歇一会儿。奶奶去看庙可以，必须得由我们搀扶着，您还得听我的。尽管刚才没出事，老那样还是有危

险的。刘所长要求我们绝对保证您的安全，这是交给我们的任务，请您帮助我们完成。”

你点头同意了，说：“好，就听你的，再歇一会儿。”

白鸽小声对小黄和小李说：“今天是清明节，那里的人肯定很多，我负责搀着奶奶，你们两个注意点，发现有人挤过来就挡住，不要让人碰了奶奶。”

小黄、小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是。”

看着这情景，你觉得白鸽不但想的周到，还挺有指挥能力的，如果你当游击大队长时，完全可以当个中队长或分队长。

坐了一会儿，你们便站起来，往前走十多米，便到了庙前，远远地就看到香烟缭绕，并闻到了呛鼻的烟味。走到大殿门口，能看到巨大的塑像坐于正中，身上是红色的披风。像前的长条几案上，摆着一个巨大的香炉，下面摆满了苹果、香蕉、橘子和不同的食品。你没有跨进门去，就站在靠门的地方，看那些烧香磕头的人。

当你把目光收回来，看到跪在神龛前的，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，她上身穿着黑色的皮夹克，下身是红色的毛料裙子，两只鞋的后跟跷起，如同两根向上伸出的尖刺。她匍匐磕头时，披肩的长发向前飘去，露出闪光的耳环。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么也到这里来烧香、磕头呢？你转过脸看白鸽，白鸽小声告诉你：“都说这里能有求必应、十分灵验，所以来的人很多，在清明节时就更多了。”

一个约摸四十多岁的妇女走到神像前，先将手里一束燃着的香插进香炉内，把一张百元的钞票放进旁边的善款箱里，然后双手合十举过前额，两眼微眯，嘴唇嚅动，接着恭恭敬敬地跪下，连着磕了三个头，然后站起来，慢慢走去。

你的目光追着这位妇女。她穿得很整洁，头发烫过，脸上化了妆。此人是干什么的，她烧香、捐钱、跪拜，是祈求什么呢？

到门外，她又跪到地上，拿出一张写着黑字的白纸铺在台前，许多人围过去看。你问白鸽纸上写的什么，她看了一会儿，压低声音说，这是一个农村妇女，丈夫办了一个工厂，因得罪恶势力被他们放火烧了，到村里、乡里告状，却没有管，就来求神仙伸张正义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想到过去的战争年代，部队走到哪里，都为群众作主，打击乃至镇压邪恶势力。看看眼前的情景，你感到心里很难受，就想上前去说一说。

这时人越来越多，更拥挤了。白鸽附在你的耳边说：“奶奶，这里人太多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你不愿走，白鸽连劝带扶地拉你走。你没有坚持，便离开了庙门。

来到一片树林旁，你站在一片平地上向山下看去。远处楼群隐隐，近处湖水迷蒙，一条游船正缓缓移动。你注视着湖水，注视着游船。

白鸽说：“奶奶，坐船吗？”

你说：“不坐了。”

你们往山下走时，如烟如雾的细雨变大了，成了亮晶晶的雨丝，随风飘洒到身上、脸上，让你有了明显的感觉。白鸽说：“都怪我，忘记带伞了。”

“到那边的大树下去避一避吧。”小黄说。

你说：“算了，这样的雨怕什么，小李，你抱好贝贝，别把它淋病了。”

石阶上洒了雨水，有些滑，白鸽和小黄在两旁搀着你，你走得很小心，担心摔倒了。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在这样的地方摔倒了，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刚到山下，刘黎就迎面走过来，还有干休所的一个司机，手里拿着两把伞。刘黎说：“你们到哪里去了，让我好找！”